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講義卷八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 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 臣 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 臣 雷

琳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八

宋 林岳 撰

大雅二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中之子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

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言嘉樂此成王有顯顯至明令善之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保之助之命之申之而成王所以千祿者
不于天而于己之百順其子子孫孫千萬及億皆德
積于身而天相之也成王又謹身修行穆穆皇皇然
宜君宜王有君之法度無愆過無忘失率由先祖之
舊法度威儀則抑抑而美德音則秩秩而有常無怨
于天下無惡于天下率由羣臣之賢匹此則保治之
不驕得福而愈謙也成王之受福無窮而持四方之

網垂拱仰成君道尊矣大綱既舉小紀畢張燕安及
于朋友羣臣也所謂君得其君臣得其臣者成王之
臣百辟之衆卿士之尊皆媚愛于天子王雖不以勢
分而燕及之羣臣交相勉飭不怠于位以報其君此
民之所由休息也此詩雖美成王其與文王之雅異
篇同旨 大雅自文王至嘉樂必皆周公為之周公
以成王君德之成之東郊以治商民付保傅之任于
召公召公格心之業書有召誥詩有公劉洵酌卷阿

三篇今且說周公假樂一篇之意假樂嘉成王者所
謂將順其美也假樂君子之宜民宜人者得乎人也
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者得乎天也干祿百
福子孫千億者施于孫子也其原皆本顯顯令德一
句德者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而足乎己令者善也
顯者明也大學之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此之謂也成
王訪羣臣以示我顯德行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今嘉其顯顯令德是學行之效也既曰受祿又曰干

祿受者自至于天干者自反于己皆一理也祿言盛福
言順也既嘉成王又因勉成其美詩人若曰穆穆皇
皇宜君宜王吾君之德也其思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乎舊章者成憲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吾君之德也
其思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乎羣匹者衆善也詩人又
若曰受福無疆則吾君受福矣受福無疆是為四方
之綱也之綱之紀則是由本及末由大及小由尊及
卑皆思同其福祿而謂之燕及朋友之臣夫君不恃

乎天而忽乎人不私其福于己而思燕及朋友待羣
臣不曰羣臣而曰嘉賓曰朋友愛之之至也如是則
百辟卿士始愛乎君各勤職位而民之所安息也此
其所以為嘉樂成王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裒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
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
依蹒蹒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
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
歸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灌溉豈弟君子民之
攸暨

言遠酌彼行道所聚之雨水澄之大器挹而注之小
器以灌沃米饑以為饔饘一蒸米餲飯氣流也如此而
可祭者以樂易之君子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為民所
宜也得民之心則得天之心也滌濯皆洗浣也溉之

使清潔四時之祭有繫我姑酌彼金罍燕亦有之如是而可者以民心有所墜息而得所歸往也左氏所引潢汙行潦之水略言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首矣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
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
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蓂莢
萋萋雖雖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
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一章有卷曲之阿則飄風自南而至王能屈體以求

賢則豈弟之君子來游來歌以矢陳其德音矣二章
言太平之時伴然廣大奐然文章王可優游矣優游
閒暇王信休美矣更當求賢以守之得豈弟之君子
則使爾成王彌克保全一己之性嗣成先君之功矣
首終也三章言爾土地居宅之民販大而章明亦孔
厚矣得賢則百神爾主羣神受享而佑助之四章言
受命之長福祿之康得賢則彌性而純大之福于爾
有常矣詩之有嘏字皆祭祀尸嘏予福之義五章言

賢人之行有可為憑依輔翼者至孝可以感化大德
可以軌訓如是君子在位可為四方法則矣六章言
王之體貌敬順溫和顛顛然志氣高遠克盛印印然
似玉成器為珪璋善聲譽為人所聞知善威儀為人
所觀望如是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七章以鳳
喻大賢以翩翩其羽喻羣士言鳳凰于飛羣鳥從之
翩翩然羽聲亦從集止藹藹濟濟也濟濟王多吉士
惟豈弟君子之所率使媚愛于君也鄭云公卿率大

夫士是也盡心力奉職事之謂媚天子八章言鳳凰
于飛高飛傳天所傳所止羣鳥皆從大賢之率吉士
使媚庶人清淨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職耕
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丘麻以為布帛之謂媚庶人
九章言鳳鳴高岡必食竹棲梧於梧桐所生朝陽之
地梧則萋萋鳳則雖雖喈喈以喻賢者覽德輝
而下也十章言王所錫君子之車既衆且多矣王所
錫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御者有威儀也王既用賢

不復須戒為此詩幾于煩多故曰矢詩不多我陳此
詩豈不多乎恐王或怠惟以遂工師之歌誦冀王求
賢用吉士永為鑒戒不損今之成功也國語公卿至
于列士獻詩太師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
名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慝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
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謹

惛惛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
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
止汙可小惛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
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
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一章言民亦勞矣庶幾可以小康安之乎愛此中畿

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欲安此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其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
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勅謹其為無善之人用止其
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乎柔安遠方之
國當先順仰其近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釋詁讎汜也孫炎云汜近也杜預云期也史記周昌
曰臣期知其不可臣期不奉詔意同也京師諸夏之

根本王安京師四方諸侯亦效王安之二章言可以
小安定止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
合聚無縱詭隨以此勅謹其謹諱為大惡惛惛悒悒
者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其寇虐之憂爾王無棄
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誘導扶掖之也三
章言可以休定止息之四國四方也罔極所行不得
中正也慝惡也王當敬謹威儀以近有德之人也四
章言可以惕息之惠此中國以及四方俾民憂皆泄

去醜東厲惡也式遏寇虐無俾先王之政敗壞女王
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者甚廣大也五章言
可以小安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
為殘虐所謂肆徂厥敬勞肆亦見厥君先敬勞上下
相視之意繼續者牢固相著施于善則善于惡則惡
人行反覆為惡固執不捨者也玉者君子比德玉乎
我欲令女如玉然故為是詩用大諫正女鄭云穆公
至忠之言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詁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匱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
謔謔老夫濯濯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煽
煽不可救藥 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墮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佞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諫君而呼上帝疾痛之辭也板板反也反常也下民
盡皆困病出話不然出善言而不能行其所為之道
惟趨淺近而不知遠圖也鄭云猶圖也王無聖人之

法度管管然無所依以心自恣不能用實于誠信謀
之未遠是用大諫王也天之方艱無然憲憲而欣欣
天之方蹶動無然泄泄而沓沓國之安危在于出令
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
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我雖異事自此以下明責大
臣也我雖與女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女同其官僚
我今就女謀慮告女以善道而女聽我言反囂囂然

不肯受用何也我言維可服行女勿以為笑先民有
言疑事詢于芻蕘薪采者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于
我乎芻蕘警警傲也取芻取蕘芻飼牛馬之草蕘供
燃火之薪天地方酷虐無諛諛而喜其所為我老夫
教諫女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為女等如未知
幼弱之小子反躑躑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非
我之言老耄有所失誤女用可憂之事以為戲諛乎
多行慘毒之惡焯焯然不可救正而藥治之天之力

憊怒無得為夸毗以體柔人也足恭前却以體從人
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
天下之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敢揆度知其情者
民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
曾莫有惠施我之師衆者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
恭以形體順從于人厲王虐而彌謗故善人載尸天
之牖民自此以下又言政惡民困可以反之使善君
之導民即天之導民也如堦如麓然民必應君命如

壘篪之相和如璋如圭然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又如往取物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也攜非自外益也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
牖與誘古字通用壘篪俱是樂器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取謂物在他處攜謂物在地上易為難易之易上有六如攜最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易一音亦今民之多邪辟君無自立辟以誘之佞人維藩以下又言親賢王當用善人為百官維以為

藩鄣又用大師之三公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
諸侯維以為屏蔽鄭云大師三公之大臣大邦成國
之諸侯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楨幹皆近而任之令
為王用無得疏遠之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
垣牆亦屏蔽之義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侯
伯以上為成國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王當
用公卿諸侯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
遠之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亦和之義懷德維寧

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當懷之以德使之安寧所謂
上下得其歡心者王當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
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其在于懷
德乎周語兔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
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左傳厲王戾虐萬民
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敬天之怒以下又言
畏天人君之天即天之天天之天即已之天君臣可
不敬乎敬天之威怒而無敢戲謔以逸豫敬天之渝變

而無敢馳驅以自恣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明王
往也及爾出往入來是出入往來相從也旦明也游行
衍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詩人言上天之道
或有此變怒之時常須敬戒非謂獨當此變怒之時
乃思禁其逸豫自恣也文王在帝左右敬之日鑒在茲凡
伯之言本乎此也出話不然一曰如史記所謂唯唯否
否不然及爾同僚托與公卿言而風諫曾莫惠我師多
瘠罔詔也孔易音難易之易又音不易之易蓋通音歟不

懷以德則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

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惱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酒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畫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蝸如蟾如涕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曩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
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呼上帝者痛其君之辭也蕩蕩乎無綱紀文章上天

乎其何以為下民之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賦斂之
重刑法之峻上天乎其命令何多邪辟也天生衆民
其命匪在于誠信乎天命之謂性固純誠也今也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豈非君命之多辟乎文王曰咨以
下托于文王之諫商辭婉而意切矣召虎知厲王之
必亡而憂傷深思焉文王曰嗟嗟殷商曾是彊梁禦
善之人曾是掎克自伐而好勝人者使之在位服政
事也天乎方降是惱慢之德以孽斯世女又興而力

任之乎文王嗟女殷商女之所執宜以義善也今也
乃彊梁禦善而多怨懟流言以對是誣善之言也寇
盜攘竊為姦宄者而信用于內維為呪咀靡有窮極
何哉文王嗟女殷商如彭亨自矜氣健于國中多為
可怨之事而自以為德不明爾德以前後左右無賢
人之故爾德不明以無陪貳卿士非無具官也無賢
人也文王嗟女殷商天之意豈沈湎爾以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豈欲其大小邦用喪乎爾乃惟不

義之從以為式法既愆爾之所當止如臣忠子敬之類又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使晝為夜無有止息乎文王嗟女殷商飲酒號呼之聲如蜩如蟬之鳴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小大近于喪亡如此人尚由行此道不知其非乎內見怒斃于中國且延及遠方蠻夷矣文王嗟女殷商今之喪亂匪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乃殷不用舊典雖無舊人與圖先王舊政尚有常事故法可用曾莫聽大命以傾覆矣文王嗟女

殷商人亦有言木之顛沛將揭蹶也枝葉未有傷害
其根本實先撥絕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興亡之理
王其不察之乎文王之服事商且愛其君者如此十
世之後詩人發明之不惟諫厲王之婉而抑見文王
之咨嗟者亦未嘗不欲商之久存而不亡矣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
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
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質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
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悔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威儀審密也有諸中必形諸外威儀為德之隅
者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威儀抑抑德
必嚴正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聖而罔念則狂之謂
也庶人之愚亦主維疾謂下愚之不移民有三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罪其不念而狂乎故前哲而後愚也
承上章威儀而言謂人斯須之不謹則暴慢入之而
遂為邪僻之人矣莫彊于用人四方其訓效于我矣
德行覺民之大有直其德行則四國其順從之于我
矣訐大其謀謨審定其命令悠遠其猶圖以時告民
尤在于敬慎其威儀乃維民之準則也其在于今厲
王所興尚者迷亂于政事顛覆其德行荒耽于酒不
自燕喪威儀乎女雖湛樂之從弗念其為人子孫紹

繼其祖考者予罔敷求古先哲王能共敬明明之法
度者故皇天厭棄弗從尚如彼泉流無淪率胥相以
喪亡也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堂上不治則野外曠芸
正宜早夜潔除修飭朝廷以為民之章表修爾車馬
弓矢與戎兵之器也用戒兵事或興用攘邊蠻方之
不服者質爾人民則使之純一無偽所謂民之質矣
謹爾侯度則所謂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用戒不虞不
億度而至之事不可不先戒也慎爾出話話之不可

輕也敬爾威儀威儀當以敬為先也無不柔嘉話言
威儀柔嘉維則柔者遜順也所以有物有則君以敬
為則民以君為則白圭之玷缺猶可磨鑿而平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無易乎言之所由發無曰苟矣莫捫
朕舌言不可輕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與人善言
暖于布帛傷人以言甚于矛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從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王之教令當
思惠順朋友暨于庶民小子也夫如是則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君之德言矣此謂慎爾出話也視爾友君子謂諸侯卿大夫皆知輯和柔順其顏不遠有愆然謹于外者未必能謹于內勤于明者未必能勤于幽故戒之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幽隱隅奧之處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見戒慎其所不睹神之格思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不可億度以為有矧可厭射以為無惟揆之在我誠心之有無而已矣此敬爾威儀也則又申之曰辟爾為德君哉為德俾善

俾嘉無為凶慝淑慎爾止不愆于威不僭差不賊害
鮮不為民之則矣理之必然勢之必至如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也王為不善而求民應之不悖彼童羊之
無角而求其角實虹潰小子之聽矣荏染柔靱之木
言被之絲弦以為弓溫溫恭敬之人是為德之基也
弓以柔木為質德以溫恭為基也明哲之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愚闇之人反謂我僭差矣民具各有心
乎言其資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而下章拳拳

又不能已也於乎小子戒厲王亦自儆也未知臧否
不知善否也匪但手攜挈之言示以事之是非矣匪
但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所謂誨爾諄諄者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長大矣民不自盈滿而遜志于求善誰有
夙知而莫成乎惟其滿盈而自縱故聖而狂哲而愚
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斯辰可謂靡樂視爾夢
夢而亂我心慘慘而憂誨爾諄諄而勤聽我藐藐而
忽畧匪以我言為教反以我為讎虐借曰未知亦老

將及矣於乎小子告爾舊矣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
方艱難曰喪我邦取譬不遠如商如夏福善禍淫昊
天不差忒矣今乃邪僻其行俾民大至棘急何哉以
厲王之不君而召穆公毛伯芮伯衛武公更相諫正
雖王之監謗不顧也然則古大臣之忠于君者豈以
其君之惡諫而不之諫也哉正君者先正其身正其
身者則武公之自警者是矣國語武公年九十五而
為懿以自儆韋昭云懿即抑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慙慙念我
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
瘠孔棘我圉 為謀為密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

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拜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贊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伴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
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

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

言莞彼茂盛之桑其葉稚而柔濡然而下陰均也將

採之多則葉爆爍而疎病此下民而不得其所蔭矣
不絕心憂倉喪兄滋填久兮明大哉昊天寧不我矜
哀乎四牡騤騤而不息烏隼之旗龜蛇之旄翩翩在
路征伐不息適長寇虐亂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下
國見殘則枝葉疏而王室之本根亦不得其蔭矣民
靡有黎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意且禍亂以災燼
於乎有哀國家之運斯頻促矣國步如此無所資倚
天不我將乎靡所止定又疑所之云徂何往乎亂至

之無日也君子之人實維秉持其心莫強在此所謂
操則存者今奈何喪失其良心而從于禍亂誰生此
厲惡之階至今為病乎謂小人也憂心慙慙念我天
下土宇之不安我生不辰逢天厚怒自西徂東靡所
定處我多過乎困病孔急哉我之垂危也為謀甚謹
亂滋斯削去矣而不謹于謀何以止亂告以憂恤之
方誨爾以次序爵位之宜尊賢使能親善去邪是序
爵也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奈何見亂而不思所以削

去之乎其何能善則相與陷溺于禍難而已矣視王之亂政使人如遡鄉疾風亦孔之僂也而不能喘息矣民本有肅敬之心王乃使之不及其初心是上暴而下慢也好是稼穡謂王政以務農為先有力田之民有代食之民力田之人耕而食也代食之人其祿足以代其耕也稼穡則維寶矣代食則維好矣寶稼穡重民天也好其代食祿有德也知重民之食然後不輕于以祿祿人矣天降喪亂將滅我王所恃而立

者又下蝨賊食根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
穡蝨賊既多使我稼穡盡瘁病矣哀痛乎中國之人
具贅屬而阡危卒荒亂而空虛困無膂力以共念穹
蒼者維此惠順之君民所共瞻仰能秉其心以正心
率事也宣徧猶謀謀于衆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
用之擇賢之審也維彼不順之君自以為善自有肺
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俾民卒狂而不知所向也瞻彼
中林甡甡其鹿衆多矣相輩偶行獸猶有友也今朝

廷之臣朋友胥譖而不相善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
退維窮此時之謂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之外遠慮
也維彼愚人淺謀近慮者以狂迷為可喜王疏遠慮
之人而用狂愚之士爾臣當諫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謂臣下畏王之威而不敢諫也芮伯勉羣臣以正諫
而無懷畏忌之私也維此良人弗求弗進之維彼忍
心為惡之人所謂無不忍人之心者是顧念而復之
忽賢而愛小人也民之貪亂曰時日曷喪安為荼毒

以速之乎大風之來有所從之隧其在于大空谷之中矣維此良人興為用善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謂行闇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善道聽之言對答如響先王詩書之言恍然如醉矣匪用其良反俾我相從為悖逆乃稱其心矣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我豈不知而為此妄發之言乎如彼飛蟲時亦弋中既已密告女矣女反予來赫乎口距人謂之赫也民之不中主于王政之涼薄善背反覆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者所謂凶人為惡惟日不足民之邪適主于在上之
用力以相競不德競而力爭民安得不邪僻乎民之
未定主于上有盜賊之臣寇虐傷民也所謂盜寇非
必禦人于國門之外賊乎民之生者皆寇也賊乎君
之心者與賊乎己之心者亦皆寇也薄曰不可反背
我而詈我之善矣雖曰匪予自諱其過既作爾歌宜
思而悔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
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早既
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葦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早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旱既大甚
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
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倬彼雲漢謂天河之水氣精光運轉于天也旱而渴

兩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侯焉曰於乎何辜哉今之
人也天之降災于我當喪亂之餘又饑饉薦至我則
靡神不舉其祭靡愛斯牲圭璧既盡用之而神豈不
我聽乎此則述宣王恐懼脩省之意也早既大甚蘊
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不絕精禋以祀自郊丘
祖宗廟上天下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齊肅而尊
敬之后稷不克饗乎上帝不我臨乎與其耗數下土
寧當我之身也早既大甚則幾于不可推移矣甚欲

移去之也兢兢業業如有雷霆近發于上周餘黎民
今其死亡靡有孑遺甚憂之之辭也昊天上帝則獨
不遺留我民乎胡不相與畏懼哉先祖之業將于是
而推矣旱既大甚則幾不可沮止矣赫赫炎炎人皆
不堪云我無所庇處大命近止死亡之將至也靡瞻
靡顧天地鬼神曾靡瞻顧之乎羣公先正謂昔者社
稷之臣其祀典所及者曾不我助乎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之至此乎旱既大甚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滌然

旱神為虐如快如燎我心畏暑憂心如灼羣公先正
則聞我之憂乎昊天上帝寧使我遜位而去也旱既
大甚黽勉禱請憂畏而思去之胡寧病我以旱乎曾
不知其故也祈年之祭甚早四方社稷之祠又不為
莫而何為若此也昊天上帝則不我憂虞乎于明神
無不敬恭宜無悔怒以致害災而何為若此也旱既
大甚父子離散兄弟妻子不相保所謂散無友紀鞠
窮乎庶官之正疚病乎冢宰趣馬司王之供御者師

氏教王之子弟者膳夫左右皆王之左右侍從無非
正臣者靡人不周其消旱救災之念慮無有不能之
人止語辭也而旱之不消災之不救其何為如此也
瞻卬昊天云如何其里乎瞻卬昊天望雨而星嘒嘒
而衆大夫君子凡我之臣所謂昭明假至于天者盡
其誠而無餘矣大命近止喪亡雖近亦無怠廢而喪
其成也何方求所以為我者以定庶正乎瞻卬昊天
其何能順我心之求安者乎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鈎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

伯信邁王餞于鄙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徼申
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造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貌大而高曰崧岳東岱南衡西華北恒堯之時
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周有甫有申
有齊有許皆姜氏之苗裔也鄭云德當岳神之意而

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言崧高者其惟四
岳乎其駿大極至于天惟岳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
侯申伯為周之臣甫侯見于穆王之時其子孫之賢
或與申伯並立于宣王之朝不得而考詩人因申伯
而言甫侯耳維申伯及甫侯維周之楨翰四國有難
則往蕃屏之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勉勉哉申
伯為卿士以佐宣王王又欲纘繼命之以侯伯之事
為邑于謝謝在周之南南方之國欲其皆于申伯是

法式也宣王所以親之之意改大其邑爰命召公往定其宅登升也升是南邦世執其功期之以長久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邑之人而為國都以起女之功王命召公治其井牧定其賦稅又命傅御治事之官遷其家臣所以相助之者無不用其至蓋忠臣不欲離王室也申伯居謝之功事皆召公為營之有始其城郭及成其寢與其廟安神人之所處也既成藐藐而美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而壯鉤膺樊膺也

濯濯光明也又以禮遣之國有車馬之賜路大也乘
四也告之曰我圖爾之所居莫如南土之最善圭長
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諸侯之圭自九寸以下
故錫介圭以為寶瑞往已哉爾申伯王舅也南土是
保式南邦保南土皆付以侯伯之任也申伯以王告
語之復重乃信往矣王又出餞于郟郟在岐周或者
宣王省岐周歟申伯還南自岐周受王命而還誠歸
于謝矣曰信邁曰誠歸其味深長也王命召公治其

田矣又命名公治其土界之所至以峙其糧令廬市
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申伯番番而勇武
諸侯有大功賜虎賁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安舒也徧
邦之人皆喜而相告曰汝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云
爾不顯乎申伯哉王之舅也有文有武人皆於是
表式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矣
豈特式南邦保南上哉可以柔順萬邦聞于四方之
國矣吉甫為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其風切申伯

肆長好美以此贈申伯乃所以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
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
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玄衮赤
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幟倅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
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鱉甫甫鹿鹿嘆嘆有熊
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敵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羆

奕然梁山之大昔者維禹之所甸治除水災成土田
以定貢賦今韓侯之國以梁山為鎮故詩人表而言

之曰有倬然著明之道者其惟韓侯受天子之命乎
夫春秋諸侯皆不知朝而王遣人錫命之以是而觀
韓侯之朝而宣王之錫可謂有倬其道矣王親命之
繼汝祖考是韓侯之祖父昔者曾為北方之伯乃州
伯之伯也無廢我命夙夜匪怠敬共爾位則朕命不
易矣汝其于不庭直之方國則為我楨榦而正之以
佐汝君君即宣王自謂也此一章乃詩人先述韓侯
來朝受王之命以為宣王能錫命諸侯之美亦所以

美韓侯也然後敘其來朝與其將歸及其娶妻凡國中
之盛大與奄受北國者而併言之也韓侯之來朝如
何哉所乘四馬奕奕然而大孔長且壯韓侯之入
覲也蓋以秋見又以其介圭為國之瑞而入覲于王
所以獻也晉文公之于王出入三覲又禮有廟中將
幣三享之文非一次也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孔
以為玉之大者為介圭貢國之寶杜甫所謂琳琅識
介珪本于此與王之所錫予韓侯則淑善之旂畫交

龍者而又揭旄于竿以為綏章車之備飾則有織草
以為蔽錯畫文章以為衡玄衮之服赤鳥之屨馬之
膺施大帶曰繁纓而謂之鈎膺馬之眉上鏤金為飾
曰當盧而謂之鏤錫以淺毛虎皮幪覆其軾而又于
軾之軛中施以鞞革而轡首用皮曰倮革以金為小
環往往纏搯之如小蟲之形韓侯之既受命而歸如
何哉其出而為祖道之祭也出宿于屠之地王朝之
名公巨卿餞之則有清酒百壺之盛禮殺有魚鼈鮮

繪藪有蒲筍之菹而王之贈韓侯也又有路大之車
一乘之馬諸侯之凡在京師者亦來相與韓侯燕飲
而曰籩曰豆有且其多矣韓侯之娶妻何如哉其娶
妻也乃汾水之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王之卿士姑
其姓后稷之後也百兩之車彭彭然每車八鸞鏘鏘
然豈不顯其光明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
衆妾也祁祁如雲之盛韓侯顧之粲然鮮明盈門矣
毛云曲顧禮義也蹶父則甚武矣為天子使靡國不

到而為其女相所配莫如韓樂也韓國之盛大如何哉甚有樂之韓土川澤訐訐而大魴鱖甫甫而大鹿鹿嘆嘆而衆又有猛獸見高山深林貓似虎而淺毛者善既令居韓姑安而有譽處也大彼韓城乎乃昔者晏安平治之時師衆所完築者今韓侯以先祖之功而受命因時百蠻而撫綏之王賜韓侯以侯伯之命是其一方北國如追如豹之夷皆奄受之而統以方伯連率之職也未城者墉城之有斯城有斯池矣

未畝者畝治之有斯畝有斯籍矣歲時貢獻率其方
物以享于王則獻其猛獸之皮若貔若豹若羆是也
大享之儀無所不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詩人舉一以
見百抑亦因其方之所有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
載寧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

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

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滔滔然順王命而

行非敢安逸遊止也淮夷之故來求平定之耳既出

我軍戎矣既設我鳥隼之旟矣匪安逸匪舒肆淮夷
之故來鋪敷王之德意耳江漢之水合流而湯湯然
武夫洸洸而武經營四方謂即其所而東西南北皆
經理營緝之以其成功入告于王四方既平則王國
無南顧之憂其庶安定乎時靡有爭海內同風而胥
服王心則得安寧矣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于此平淮
夷之難非王親至其間命之也式辟四方使皆清夷
因徹治其疆土使通田賦匪病之也匪棘之也以王

國之中來示之中耳于疆界于分理之至于南海甚
言其遠也王命召虎來自徧來宣布其德意昔者文
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有召康公維楨幹之臣今爾召
虎無曰予小子不足以繼文武爾其是似爾之前人
乎肇始敏疾爾之公事是用錫爾祉福賜爾以圭柄
之瓚秬黍鬱鬯之酒一卣告于爾之先祖文人也毛
以為九命賜圭瓚秬鬯則又錫之山川名山大澤不
以封有大功者賜之宣王之命之也不于其他而于

岐周之廟重之也蓋昔召康公受王命于此地故于
周授之而于周受之此所以表其祖孫之濟美也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祝宣王之壽也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對答也揚厲也起召康公之成業而為其不朽則
又祝宣王以萬年之壽也召虎之對揚王休而所以
復于王其心安在哉其辭若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興衰撥亂可謂令聞矣而疊疊不已必若昔者文王
之不已欲其不已不在武功而又在文德蓋文武一

也文以德為本而武恃文之發用一端如征苗誓師而曰舞干羽于兩階而曰文武本于文而文該乎武也自今以往其欲吾君夫陳設張文德以浹洽此四方之國乎自王命召虎以下如古者冊命之文而間見于今之所傳彝樽鍾鼎者此蓋詩人因其錫命受命君子臣和之言而播其精微于雅耳召康公專告成王以敬德而召穆公又告宣王以矢其文德尹吉甫述而美之亦因以戒宣王如常武之意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
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
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
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赫赫乎盛也明明乎察也宣王之命卿士也蓋南仲
為之太祖在文王時嘗為將者而今為太師其人則
皇父也又兼執政而為王卿士故曰王命卿士皇父
在厲王時見刺于詩人此或其氏與王命皇父整我
六軍以修我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修戎器而先
之以敬戒不曰征討四國而曰惠此南國是所謂常

德而立武也王謂大夫尹氏策命程國伯爵為大司馬左右陳列而戒飭師旅循彼淮浦視此徐方之土不留處不敢寧居三事成其功緒赫赫乎盛業業乎動有嚴天子謂立武也王舒保作者謂王之立武欲其舒而不迫也保而不擾也起而不怠也凡將臣之受王命匪敢紹繼以好兵匪敢遊樂以縱欲念徐方繹騷動之故耳王者之師不戰而勝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先聲所服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所

謂震電憑怒者進厥虎臣不特皇父休父凡將士也
其臣如虎虓然而怒敦厚其兵陳于淮水之涯瀕仍
執其衆虜之後服者截然淮浦乃王師之所也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皆見古人行師
安靜之義也王將則如虎矣王之師旅又嘽嘽然如
鳥之疾飛如翰之特摯如江漢之廣大如山之苞靜
而固也如川之流動而不可禦也繚繚靚也翼翼敬
也不可測不可勝以是大征徐國凡此皆常德之武

而非苛暴之武也王之所命而將士師旅之所稟雖有其勇不敢以妄施雖本于仁不敢以自弛觀其用兵行師而見于此篇者大略可想矣王之謀猷允信塞實此所謂常德也允塞者舜之事也此二字見于書復見于雅學者不可不細求而深體之召穆之告其君以矢其文德又告之以王猶允塞允則誠信塞則篤實誠信可動天地感豚魚况于人乎篤實而有輝光可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况于用兵乎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服矣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而非獨將帥之力也四方既平聞風而悅徐方來庭不特來服而又來朝徐方不回不違王命也王曰還歸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宣王之言若曰如此止戈為武又何黷之有乎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蟲賊蟲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

哲婦為臬為鵠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鞠人忒忒譖始竟背豈曰

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

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

心之悲矣 感涕楹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言瞻卬昊天則不我惠愛乎孔久不寧降此大惡邦
靡有定士民其病食根曰蝨食節曰賊蝨賊害禾稼
之蟲蝨疾害禾稼之狀無有夷平止息之時小人為
之蝨賊刑罰為之網罟曾不收斂亦無夷平瘳愈之
日也王之黜削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之而有罪
者赦之有其不宜有奪其不宜奪怨之府也哲夫多

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人之多智適足以傾人之國而已懿痛傷之聲又如字謂以哲婦為美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長舌多言也婦有長舌是為禍亂之階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不用教誨之言惟婦人寺人是聽所謂日用宦官女子之言耳婦人之為譖也以言窮人且攷害而忒變轉化無常始譖終背其為害豈曰不至乎何為惡而未已也如賈三倍非君子所宜深識婦人而休止其蠶織以與朝廷之事豈所宜

乎天何用刺責王神何為不富王哉王今舍夷狄犬
患之可憂而維予羣臣之胥忌遇災而不弔不謹其
威儀善人奔亡邦國將盡因病矣天乎降此罰惡之
罔多且近矣人之云亡我心憂且悲矣檻泉從下而
上涌感涕其貌泉之深矣喻已之憂從來久矣不自
先不自後適當其時天雖高遠仁愛人君無不能鞏
固其命王其無忝爾祖式救子孫乎上不念祖宗下
不念子孫自為敗壞不可扶持凡伯猶言有可鞏固

之理然天即君也非欲幽王之外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癘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
邦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粃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九

宋 林岳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有清明聖德文王之廟其祀之也助祭之
諸侯肅敬雝和顯明相助多士威儀又濟濟焉凡助
祭者實皆秉持文王之德對於文王在天之精神洋

洋乎如在其上其左右而無愧駮疾奔走在此清廟
以執豆籩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後乎豈不承於人乎
信矣文王之可思慕者無有厭射於人也思齊之雅
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又曰無射亦保蓋至誠無
射之理行之於身而四方所則萬世所仰文王無射
於身而天下無射於文王感化之機皆自清明純一
中來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上天之命於乎美哉命我周家無有窮已者蓋以
於乎美哉我甚顯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即天所爲故
得天之命假大而洋溢於我後人我後人其思所以
受之又當疾順我文王之德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此清明緝續熙廣者文王之典則肇始禋祀至用
有成其成雖當武王之世禎祥已見於文王矣王天

下者得禋祀昊天上帝故舉肇禋以言之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成王之意若曰我功烈文章之諸侯以辟公稱自公
而下皆君人者也文王武王錫汝祉福使我爲天子
而汝爲諸侯其思惠順無疆而子孫共保之無封以
專利無靡以傷財於爾之邦國維思王室是尊崇之

所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念此前人之大功為人子孫繼承其序當思所以益大之無競彊乎得人得人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明乎修德修德則百辟其法之矣於乎凡我告戒之言皆前王所念而不釋者汝諸侯不可忘之苟不忘前王之意則前王亦不忘汝諸侯矣辭簡意備可深味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言天生此高大之岐山大王自幽遷焉大王荒大而
奄有之亦既配天而作興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
既逝矣此周人之世載夷易之行凡我子孫其保之
勿替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言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受之於天將成其王業不

敢康寧夙夜基天之命宥深而靜密於乎又緝而續
之熙而廣之盡其心焉是其所以定天命也書曰及
天基命定命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武王之時邁其邦國以巡守也昊天實以武王爲子而右序我有周故武王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震疊不惟人心畏服又爲山川百神之主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各得其所信武王能盡爲君之道也天以武王爲子而又明昭我有周故武王式序諸侯之在位者當其分爵建官已序在位矣而巡守之時又以慶罰黜陟之典序之示之以偃武修文始戢干戈

始包弓矢我求懿德使廣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下也或曰夏大也歌之大者曰夏故周禮有九夏而注者云肆夏時邁繁追執競渠思文其拘於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思文所謂陳常于時夏乎恐未必然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者武王也所以有莫強之功
烈豈不甚顯乎其成王業安天下者上帝所以是皇
美之自其成王業安天下覆有四方斤斤明察無所
不至所謂光天之下今我祭祀盛禮而備樂鐘鼓喤
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神降之福禳禳而衆簡簡而
大樂之制本於武王之功成也故以樂祀武王而獲
福耳威儀反反謹重之意也亦不一也神既醉飽獻
酬酢燕幽明俱協禮無違者神降之福與祿來反來

復其至未艾禮之制本於武王之治定故以禮祀武王而獲福祿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語辭也言有文德之后稷能配上天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民有穀食復其常性是莫非於爾后稷得其中正也人莫不有極聖人非能與人以極而富庶教之所以使之全其極故曰錫汝保極也后稷貽我

民以來牟之種此乃承天之命率育斯民無有此疆
彼界之殊而陳布常道於中國也所謂常即極也牟
麥也麥為百穀之長備四時之氣思文臣工兩言之
凡嘉種皆天錫之而稷能知之以教民耳非獨一種
為嘉而他種非嘉非獨麥為天降而他非天降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如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罇奄觀銍艾

嗟嗟我臣工嗟嗟我保介不直指諸侯之身而以其
卿大夫與其車之副右言之所以警切之也凡爾諸
侯在公之事所當肅敬王既錫爾成法矣爾有所疑
來咨謀來茹度今茲祭畢暮春之時諸侯歸國所求
亦又何者為急乎二歲之田曰新三歲之田曰畬當
問其如何而新如何而畬以究人力所當施也於乎
皇美哉昔我周家開國天命后稷教民稼穡有來牟
之嘉種以為百穀之先熟所以大受天之明命者在

是而后稷能明昭上帝之命迄至於今用成康年也
康樂歲也爾諸侯其思此而勤此命我衆人各具錢
銚鎛鑄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穫艾矣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言二王之後其來助祭有潔白之德威儀之善如振

振羣飛之鷺于彼西澤也在彼無惡者謂居其國無
怨惡之者能自賢也夏商之季民共嫉之矣而其後
能自賢焉民亦無惡之矣在此無戮者能崇德象賢
也商之當代既與天下共亡之矣而視其子孫之賢
者使之統承先王修禮為賓厚之至也豈有厭乎故
其來朝周人愛之所謂在此無戮又曰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愛之至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金定曰 卷九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言豐年之多黍多稌或高或下無有不熟黍宜高燥
稌宜下濕無所不利也廩所以藏穗兼藏米穀數萬
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為酒為醴進與祖妣以和
洽百禮者上帝之力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雍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按此篇永樂大典存
原注云林氏講義缺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鱮鱮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岐周之二水鮪如鱣春始浮
陽而西入河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鞏縣東北崖
上山腹有穴自春始出古者積柴養魚曰糝亦曰糝
潛有多魚取之深也鱣大鯉也鮪鮪也鱮白鱮鯉鮪
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景大也牲之大者牛羊
味之多且旨者莫如魚祭祀所重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
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意於
乎美哉薦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碩大肥膍之
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

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人明哲其君文武燕安格於
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
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
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太
妣也禮不玉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
以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妣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夾夾絳革有鶴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言諸侯始見乎君王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
其交龍為旂陽陽然有文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懸於
竿央央有聲條革轡首以金飾之有鶴法度休美而
有烈大光明也成王率之見於昭考太祖居中左昭
右穆文王當穆武王當昭康誥曰穆考文王此昭考
武王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眉壽永
言保之思美多福是因諸侯之助祭而獲此福也則

又曰烈文辟公乎我則綏安爾多福俾爾緝績熙廣
於純大之福嘏是均福於諸侯之辭也皇極之主且
錫福於庶民而况諸侯乎祐言其祐也福言其順也
嘏言其祝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微子為周之客乘商之服色威儀萋萋且且

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
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以玉言之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宿宿信信思授之繫以繫其馬愛之也追之恐其
已去也綏之安之無已也末章又述興亡之大者而
言曰天之亡商而興周既有大威命矣以周之子孫
而王以商之子孫而為賓其降福孔甚夷易而不可
不思所以共享天休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美哉武王無競之功信有文德哉文王能開其
後也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商止殺以致
定其大功耆音指致也樂記所謂賓牟賈問武之曲
折爲詳學者可以參考大抵武王之武本於文王之
文而其不得已用兵者所以止殺一戎衣而天下定
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閔悼傷之言閔予小子遭家道未成嬛嬛然在憂病
之中於乎我皇考長世在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一陟
一降直而無私曰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嘆文
王武王也予既繼承其序其思前人之所行而不敢
忘於心歟匡衡曰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所
以就文武之業宗大化之本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言訪謀我之落始率循是昭考武王之道於乎悠哉
昭考之道遠矣朕未有所艾歷也將予勉強從之思
以繼紹而猶覺判渙未合曰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
其維繼紹昭考庭直之道以上下陟降於厥家乎家
而國國而天下同此也休矣皇考之道其以是保明

其身乎鄭以為訪予落止成王之謀羣臣也率時昭
考羣臣之為成王謀也於乎悠哉成王答羣臣之以
謙也所謂陟降庭止武王念文王之庭直也紹庭上
下成王紹武王之庭直也鄭以為紹文王之庭於理
一於詞未通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羣臣之進戒嗣王而頌者述其意耳言羣臣之言若
曰敬之哉敬之哉天惟顯明其命甚難忱哉無曰高
高在上去人甚遠而怠於敬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
事天實日監臨在此也成王之答羣臣若曰惟我小
子本不聰察其所以為敬之道日就月將庶幾勉
強緝續庶廣於此一性之光明以聰其敬苟聰其敬
則知之至行之力其不待勉強而樂於循理者在是
亦維爾羣臣輔弼於我大克示我以顯顯之德行而

使我聰達所謂顯顯德行非他也即前所言天之顯思王之陟降者皆是也成王欲聽其敬而知羣臣之進戒合天人於一致者所以為顯顯德行故贊美之毛以仔肩為大克者亦是贊美之意

成王論

成王務學之君也論成王之學者在緝熙于光明夫有天下之聰明有一已之聰明天下之聰明公也一已之聰明性也孔子序書以堯為聰明文思謂舜為堯聞

之聰明而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尚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公天下之聰明也然聰明非外至也至於成王講學之精因羣臣之進戒言天理之顯思乃復之以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夫緝熙不於他而於我之光明是性一己之聰明也人君之性稟之天者本清資之人則益粹然不知所以自求諸我則學無用力之地吾性天也吾性有光明而不緝熙其光明焉則耳

之聽者或非德矣目之視者或非遠矣是自蔽其天也故緝云續也熙云廣也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緝熙單厥心皆緝熙也而惟緝熙于光明于講學性分之功為深切成王之聽見于信周公而去管蔡羿蜂之戒凜乎自懼憑几之言朗然不亂使其進進不已是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也或曰聰明與光明異乎曰自天下言之以視聽為公自一性言之惟其光明則明目達聰皆

在是焉而已矣此成王所以緝熙而先之曰不聰敬
止乎

子其懲而毖後患莫子莽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

子其懲創前日幼冲之時信管蔡而疑周公自今以
始其謹後患乎莫子前日之為是使蜂自毒其身也
始信桃蟲之鳥始小終大不敢不毖也以子之未堪
家多難而子又集於辛苦之地其敢不求助而羣臣

可不助我哉成王之所懲者不獨管蔡也凡事之過舉皆懲而事之小者皆謹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王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資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

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
澤澤然千耦趨時耘去其草木之根株或往之下濕
之隰或往之徑路之畛畔侯維也王家長也伯長子
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有餘力者也間民賃力
相助者也有衆饋饗飲食之聲其夫思愛其婦其婦
有依其夫相勞苦之情也既耘矣乃以有利其耜始
載于南畝以測土而又深耕之以播其百穀其所播

之種實函生氣而活也所謂秧針也於是其苗則驛驛其達矣出地曰達有厭然而傑出者厭厭其苗則是皆秀也既苗而耘繇繇然所謂是麇是菘也奄觀銍艾苗皆實矣穫之濟濟穗衆難進必有條理有實之多萬億及秭為酒醴以與祖妣洽百禮祭祀賓客皆洽矣有飶芬香邦家之光有椒芬芳壽考之寧謂以饗祀燕賓養老也匪特此日有此今日如今乃自古而如此所由來者遠矣其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不敢

徒必於祭祀細味此詩可見

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鋤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掙掙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將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測測然善利之耜始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矣
或來瞻視女農夫於田則載筐及筥盛黍以饗盥見

其笠之糾然輕舉其刺田之器曰鍤可以趙刺以是
薈拔茶蓼水陸繁穢苦辛害穀之草言閔其勞苦也
荼蓼既去耕耘之功盡黍稷乃茂揜揜穫之聲粟粟
積之象高如城雉迫如櫛齒開百室而納之盈止終
歲勤動婦子於今寧止於是殺牲報祭社稷黃牛黑
唇曰犉社稷之牛角尺角之貌揜然無害也以似以
續興來繼往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袒基自羊袒牛鼐鼎及鼐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言於乎鑠美哉周王之師方其在文王也遵循自養
因時之晦及夫武王之時天命去商人心歸周乃其
天時之純於熙明廣大矣是用人心大介助之我武
王乃龍興受之應天順人躋躋其功造而有天下也
始用有傳以俾有嗣實維爾公允信乎師衆以周伐

商非大公至正信乎天下何以使人悅服哉此文武之意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之以征伐代商也勝殘去殺所以召天地之和故曰綏萬邦屢豐年其與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者不同矣威哉武王保有其熊羆之士用之四方克定我周家之王業於乎昭明於天矣乃大以間商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大抵周之詩人與其君一出言不敢忘其先武王之
意若曰文王既勤其德以造周邦我應受其成命敷
時繹思止與思皆語辭徧是陳繹之我今以往惟求
安定天下是周家得天之命在是於乎不可不陳繹
之也武王蓋以是自勉而勉羣臣爾文武之基命同
乎緝熙緝續也熙廣也武王之受文命兩言繹思繹

陳也紬繹而繼其勤也維勤乃能繼王業而安天下
此心一或少怠則無所不至善人天地之紀其不與
我共繹之乎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言於乎大哉是我周家之巡狩也陟其高山謂至一
方嶽也至於墮小之山喬高之嶽徧四嶽也允猶翕
河謂祀河海也允信其謀猶而思合翕河海之神以

祀之是山川之神皆寧也徧天之下裒聚百神而對
答之是我周家得天之命故行此禮也諸侯則祭與
望皆不出於其境矣

